

路西縣文史資料選輯

91
678400

潞西县文史资料

第二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潞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编 委：方克湘 吕志湘 姜兴治

李全民 杨保华

校 对：谷子明

德宏民族出版社

(滇)新登字06号

责任编辑：思继春

封面设计：李开明

潞西县文史资料

(二)

潞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德宏团结报社印刷厂印刷 德宏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3 字数：130千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0525—130—4

K·35

定价：1.50元

目

录

勐板后四代土司传略……	赵福所 蔺育科	(1)
潞西佛教史初探……	鄯保常	(8)
中华寺的起源和它的没落……	方克湘	(18)
耶稣基督教在潞西……	吕志湘	(25)
潞西县宗教基本情况……	潞西县统战部	(30)
弄门佛爷苦行记…	黄正兴译 李全民整理	(34)
基督教在德宏传播概况问答 ……	余文刚译 李全民整理	(37)
颂遮放佛塔重建落成 ……	王相老著 方向红译	(46)
中华寺与伍古腊佛爷……	方向红	(60)
解放前景颇族(载瓦)婚姻习俗…	唐绍兴	(67)
傈僳族抗战有功人士余有福 ……	余五口述 李全民整理	(94)
搭救黑人士兵……	波六口述 方向红整理	(97)
一个抗日士兵的回忆 ……	杨兴景口述 姜兴治整理	(100)
勐戛袭击战、勐旺伏击战……	郑家才	(102)
肖家湾伏击战经过……	郑家才	(105)
二拱山日军药品仓库被盗始末……	方向红	(108)
我的经历……	曼 喊	(123)
景颇族习俗……	荣学富	(127)
潞西县载瓦山官制度初探 ……	何老大口述 杨保华整理	(138)
景颇山寨的一颗明珠——省立第二小学的		

目

录

创办.....	张芳楷 邓荣昌(141)
滇缅公路中缅衔接段——遮放晚町段	
...多立昌口述 吕志湘 姜兴治整理	(150)
各族群众修筑滇缅公路片断	
.....	姜兴治收集整理(154)
用血汗筑成的公路	
.....	坦板口述 方向红整理(156)
回忆滇缅公路修筑过程	
.....	莫喊口述 方向红整理(159)
回忆修筑芒市路段和初修等高飞机场	
周波月相佐 谢岩口述 姜兴治整理	
.....	(162)
我的一段苦难经历	
.....	芒赛弄过口述 方保民翻译整理(165)
解放初期解放军进驻潞西江东概况	
.....	姜兴治(169)
潞西县政协志(初稿).....	李全民(179)
后记.....	(195)

勐板后四代土千总传略

赵福所 蒋育科

勐板土千总蒋家于元朝随赛典赤来云南，明朝正统年间随王骥征麓川有功，授千户长，管辖勐板这块地方，其官职更迭，因年代久远，已无从考究。本文仅叙述从1890年蒋金龙旋梓就任“勐板土千总”一职后，千总职位的沿革更迭和除旧更新，复兴勐板的一些情况。

一、时局艰危，旋梓即职

清咸丰壬子年间（公元1852年），因蒋氏族入蒋发珠勾结勐几大山族侵扰辖地，导致老千总蒙难，“官种”失散，勐板没有正印官统领，民众四处离散，瘟疫四起，殃及人畜。更为严重的是，到了秋收时节，稻谷秕子较多，难获丰收，民众饥饿难当。各族百姓便邀约起来，由邦瓦赵家、金家和芒丙赵家、落虎山丁家等承头，四处寻找“官种”。最后经三丛保举，好不容易在浪碧河黄家找到了身在异乡的蒋金龙（因家庭蒙难时，出生仅几个月的蒋金龙即被人营救出黄家抚养长大，为隐姓埋名故又称为黄金龙）。前来寻找“官种”的人们软磨硬缠，叩请他一定要回勐板就任土千总职。

蒋金龙经过反复思考，想到了千总世职的名声，先辈创业的艰难，在当时“非公不可以孚众望，服民心”（引自蒋金龙之墓碑文）的艰危时刻，在前有保举头人开道，后有众

人护拥的情势下，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故乡勐板，就任土千总职。所辖地域是：东至等谷练地（潞龙交界地），南至勐牙河，西至勐古河，北至芒市土司辖界，西北至三角岩。此乃清光绪二十五年中英分界前之疆域。

到达勐板坪子寨后，蒋金龙一边体察民情，一边选择衙门驻地，筹措银两，大兴土木。不久，一座雕梁画栋，工艺精妙，气派大方的四合五天井衙门落成了。蒋金龙择得黄道吉日，乔迁新居（土匪、外族略扰，千总蒙难时，衙门建在芒丙老官寨）。蒋金龙去世后，人们便称他为“先祖爷”。

蒋金龙就任千总职后，首先想到的是家父蒙难时自己的救命恩人——蔡家寨（大园子）杨氏人家。他亲自把衙门出钱买好的小清河畔一块肥沃的水田赐予杨家世代耕种。紧接着，他便开始筹谋统治勐板的措施。

蒋金龙亲自委任了四个头目，确认了村村寨寨都有管事人，并逐级设立了乡老、伙头、排头等职位。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地方治安，维护千总的统治地位，并负责收租纳税等大小事务。他们享受免征和私下回扣租税的“待遇”。

蒋金龙十分注重帮助少数民族改良农作物的种植方法，教他们按节令播种，解除了“谷粒不饱”之谜。为鼓励民心，他下令在田块丰肥、集中的小清河（赛岗河）和芒杏河畔分别设置了猪舍和牛舍（祭祀设施）；每年通知地方征税，组织民众于火把节前往祭祀，以求神灵保佑。祭祀仪式庄严隆重。凡祭祀用过的肉食物品，均分各户共同受用，民众称心满意。

由于蒋金龙统治有方，有师爷（幕员的俗称，相当于现在的秘书）赵存仁的辅佐，当时既逢天时地利，又得民心，

所以勐板一带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有的农户牲畜养到七、八十头）。每逢缴租上税时节，千总衙门内外，人群马帮络绎不绝。蒋金龙喜在脸上，乐在心里。这是勐板平定富裕的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租税轻，其中还分头户、二户、三户和四户四个等级征收，最贫困的四户还可免征租税。

古人云：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转眼间，生于清咸丰壬子年十一月十四日巳时的蒋金龙，此时已因年迈体衰，他便决定将千总职传予年甫十六岁的儿子蒋广发。这是1909年的事

二、“缉捕勐能，捍卫南邦”

蒋广发，字誉卿，生于光绪癸巳（1893）年，他幼读诗书，博古通今，办事精明强干，深得其父蒋金龙的宠爱。他十六岁袭任千总职后，认真总结上辈的经验，决心除旧更新，把勐板治理得更好。

为使政权稳固，袭职不久的蒋广发采取当地方有事时即招兵买马，无事时便遣散回家耕作的办法养起了自卫队，并任命四名强干的练头统领他们。自卫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受千总全权调遣。为了让府第增辉，使子孙深知文墨，名传千古，蒋广发主持开办了勐板第一所小学，聘请两位名流学者任教：一位是“前清选拔进士”赵桂藻，另一位是“前充自治选员高等小学校书法教习”曾兴熔。

蒋广发十分注重地方治安，确保民众安宁。在他袭职期间，曾神机妙算，指挥自卫队冒险一次捉拿土匪盗贼九人。尤其在缅甸棒线和我遮放、芒市、勐板等地随处烧杀抢劫、奸污妇女，横行霸道的“江洋大盗”早丁捉拿斩首示众

后，更是名震四方，蒙记两次大功，得到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赐予的“缉捕勤能、捍卫南邦”之匾和大量赏银。

一九三四年，勐板司署所在地坪子寨因泥石流滑坡，危及衙门。司官蒋广发便决定将司署迁往蛮牛坝。其墓碑志曰“（广发）迁移司署驻蛮牛坝，兴建土木、未动民力，不耗民财。板地沦陷，竭以全力冒危避险保护地方”。

司署迁往蛮牛坝后，“公（广发）年逾花甲，精神矍铄，体态康强”（引自其墓碑文）。蒋广发的晚年生活是“弄孙自乐怡其晚景，且赋诗于茶园之中，畅游于牧群之场”。其墓碑又志曰“公（蒋广发）民国以来净绝毒卉，荷承二等奖章”。

因年事已高，蒋广发愉快地将干总传给长子蒋家俊。蒋广发功名远扬，后人敬仰！

三、积极抗日，寿命短促

生于一九一三年的蒋家俊，字哲民，童年就长得粗壮富态，按百姓的说法，是天生的一副官像。当他长到出力之年，便袭干总职。这是1942年的事。蒋家俊在老父的扶持下，认真料理衙门事务，并严格训练兵马。日军侵华时，勐板干总的自卫队已养到两百多人。蒋家俊曾被委任为潞龙游击队第三支队长，他亲自率领自卫队袭击日军数次，向抗日游击队捐输枪支十余支，其中有机枪两挺。他抗日爱国的情，深受后人赞佩。

一九四六年五月端午节，蒋家俊赴芒市开会，商讨抗战胜利后重建乡土之大计，会后至家，不幸身染瘴气，高烧不止，抢救无效，次日便溘然长逝，年仅三十三岁。

四、除旧更新，推行“保甲制度”

蒋家俊逝世后，千总职位自然落到二老爷蒋家杰身上。

蒋家杰，生于一九一五年，字汉民，排行第二，人称“二老爷”。他是个精明能干的人，青少年时代曾到腾冲求学深造，受到儒学传统和新思潮的影响。

蒋家杰袭职后，看到下属地方官“僧多粥少”，人浮于事，各种租税迟迟不能上缴衙门，而且还擅自增租加税，单单门户税一项，每户每年就要缴七、八块大洋。饥荒之年也不减免租税，还瞒上欺下，私自回扣银两谷物，弄得地方冷冷落落，民众怨声载道。师爷（秘书）赵廷刚（其父赵存仁告老还乡后，由其接任）三天两头频频禀报：租税难收，所收微薄。蒋家杰如坐针毡。先辈的金科玉律失灵了，呜呼！勐板已临衰退。于是他便下决心革除旧弊，决定推行“保甲制度”。这年，他把东起塔扇沟（大隔界），南至怒江边，西南到崩龙河、南街坝（芒海），西抵三角岩，北至平河的整个勐板地域划分为“六保四山”，用常任方式委任了有威望、办事公正的六个保长和四个山官（景颇族），让他们负责收取租税，处理本保、本山大小事务。保长、山官享受免征银两免服兵役等待遇。

“六保四山”是：第一保保长段朝佐，副保长何大甲，管烂坝场、伸担腰、干塘、干河、中河、大河、樱桃场、大石板、明子山、波戛寨、兰布山（蔡家寨和新阳寨）、楠木河。第二保保长陈家品，管塔扇沟、街货、平河、木城坡、新寨河、小中山。第三保保长熊保常，管长兴寨、大炉厂。第四保保长朱大，管大竹坡、黄家寨、大坪子、坪子寨（官寨）、户撒。第五保保长余林森，管香果林、薹芝坝、蛮牛

坝、双龙寨、长凹、河坪子、弯担山、白泥井。第六保保长朱四，管茨竹坝、中山、杞木林、小水井、芹菜塘、赵布寨。邦瓦山官赵早腊和赵昆生，管邦瓦、老缅城、明子山。棒线山官赵早脑和保昆随，管棒线地区。允外山官殿腊约和张棒勐，管允外、芒稿、户板、中山、新寨、牛场、芒杏。芒丙山官丁六和赵早买，管落虎山、芒丙、老官寨、新官城、青树、尖山、万马河。保长之下，每个村寨都推举一个甲长，负责本寨收租纳税、火灾、征兵等一应事务。甲长的待遇与保长相似。

新的“保甲制度”实行之后，被委任的保长、山官感恩干总的庇信，兢兢业业管好本保、本山；甲长们又感激保长的提挈，尽职尽责完成任务。各族民众融洽相处，勤耕苦作。勐板又呈现出一派生机景象。

春去秋来，丰收之年来到了（自蒋金龙就任干总职后，勐板干总买了很多肥田租与人种，办起牧场养了很多骡马，供运输之用；一改过去摊租到户，逐寨派马匹驮运粮食的制度）。按规定，收租税的时间也已到来。蒋家杰速命师爷（秘书）派人通知“六保四山”头人和驻管万马河粮库的黄建昌等人，尽快收租纳税。派到万马河的听差回禀：“租已收过，粮已满仓。专等老爷前往过目”。蒋家杰立刻跃上马背，直奔万马河看个究竟。到万马河一看：黄澄澄的谷子确确实实堆满了仓。他大喜过望，顺手拿出一粒谷子放进嘴一咬，“咯崩”作响。他忙命管理粮库的人员把粮仓封好，又询问了准备运粮的马匹数目。当听到“已上百匹”的回禀后，蒋家杰才放心起程回衙门。

回到蛮牛坝，蒋家杰刚进衙门，便看见前来缴税的六个

保长和四个山官齐刷刷等候在大堂上。师爷速向蒋家杰禀报了“六保四山”上缴的银两数目，请他过目，准备入库。

看到这般境况，蒋家杰喜形于色。新制度哟，终于看到你的功效了！当下，他兴奋得猛地甩了一下袖子，吩咐家人道：“多备些酒肉，盛情款待弟兄们！”三响礼炮鸣过之后，主仆落座，畅饮起来。

勐板的草木青了黄，黄了又青。转眼间到了一九五三年。一天，进驻勐板的土改工作小分队杨队长为筹集粮食，从平河翻山越岭来到蛮牛坝，进入衙门向蒋家杰宣传土改政策，并特意说明了筹粮一事。正在吸食鸦片的蒋家杰放下“烟枪”，唤来师爷，让他火速传令烂坝场、平河两保，务必在三天之内筹征好土改工作小分队所需之粮，并驮运到分队驻地。第三天，驻扎在平河的土改工作小分队果然收到了所需之粮。

勐板千总从清咸丰壬子年外族匪徒侵扰，家庭蒙难，蒋金龙旋梓就任土千总职至一九五四年止，千总职位的沿袭更迭四代。其间虽然遭受了兵荒马乱之灾，但每个千总还是起到了在历史上应有的作用。至于当时的功过是非，就由人们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评说了。

潞西佛教史初探

鄢保常

(一)

张公瑾先生在《傣族文化》一书中说：傣族的宗教信仰基本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原始社会延续下来的多神崇拜，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打上阶级的烙印，但依旧保持着原始宗教的显著特点；另一方面是小乘佛教，这是外来的宗教，但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信仰。这两个方面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最后还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中并存下来，形成了傣族信仰二元化的特点。

这段论述是符合傣族信仰的实际的。

傣族的社会发展与思想发展经历了与其他民族大体一致的进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傣族的祖先最初崇拜和信仰的是人类赖以生存而又无力制服的大自然，由对大自然的虚幻认识分化出对各种精灵和鬼魂的崇拜。后来，随着与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各国商业往来的增多，佛教经过马来西亚、缅甸、泰国等国传入德宏潞西的傣族地区，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小乘佛教。潞西县松树寨、芒晃寨一户傣族农民的佛龛上有一副对联：“佛起西天，经从南来”，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在傣族地区，原始宗教和小乘佛教是长期并存的。相比之下，小乘佛教更系统化、社会化，其影响远远超过对鬼神

的崇拜，已成为傣族全民族的信仰。但由于文化、科学发展缓慢，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所以思想上一直残存着原始宗教的内容。解放前，从土司到傣族百姓都是在村中、家中拜家神，祭寨鬼、勐鬼，一出村寨，到了佛寺里、佛塔前，又虔诚地信佛。这就是所谓佛神合一。由于佛教已成为傣族全民族的信仰，土司就因势利导地总结说：“昆孟印夏山拉，夏山拉印昆孟（地方官靠佛教而存，佛教靠地方官而兴）。”为了靠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土司也信佛教，并拨出一定的田产，种出粮食供佛寺的和尚吃用，叫做“拉毫算”（供佛田）。

小乘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潞西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考察小乘佛教传入缅甸的情况，因为潞西的小乘佛教是从缅甸传入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小乘佛教是在六至八世纪传入缅甸，十一世纪以后在缅甸兴盛起来的。张公瑾先生《傣族文化》一书说，五世纪初佛音长老已在斯里兰卡用巴利文撰写、辑纂三藏经典，带到缅甸传教，传到了蒲甘等地。英国人戈·埃·哈威所著《缅甸史》说，蒲甘国王阿奴律陀于公元一〇四四年统一缅甸后，大建佛寺、佛塔，小乘佛教已成为缅甸的国教。公元一二八七年，蒲甘王朝被傣族征服，缅甸进入了掸族统治时代。这个时期，正好就是中国元末明初麓川傣族王朝兴起的时候。中缅两国的傣族成为一个统一体。早在蒲甘王朝时，就有一些王妃是傣族，信仰佛教；到了这个时候，中缅两国傣族之间的交往更多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傣族地区也就是自然的了。

从中国傣族地区的情况看，元末明初的芒市第一代土司

方定政就信仰小乘佛教。明朝平定麓川之后，芒市土司在法帕、等高一带建立“姐别赛”城时，就已盖了佛寺“奘喊”，从缅甸迎来第一尊佛像，当时叫“帕拉过勐”。后来，由于战乱，姐别赛迁到现在的姐牡，“奘喊”佛寺也在清朝康熙四年（公元一五七一年）迁到了现在潞西县东门外城郊医院那个地方，“帕拉过勐”就放在这座寺中。清朝嘉庆七年（公元一八〇二年），芒市第十代土司方廷定把城东的佛寺“奘喊”迁移到城西，成为现在的五云寺（傣名“奘喊”）。后来土司的子孙们再次修复它，花了七千一百七十元银洋，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五六万元。佛寺落成后，土司请泰国清迈的和尚佐米妹来当主持长老，并在寺内挂了刻有傣、汉文的匾额。现在，这块匾和芒市第一尊佛像都存放在五云寺中。这个时期，是小乘佛教在芒市、遮放一带的鼎盛时期。据说土司方廷定把他的后代送去当和尚。太子当和尚，又不能罢免原来的长老，所以于清嘉庆十四年（一八〇九年）左右又在芒市城子正南方新建一座佛寺，这就是现在的菩提寺（傣名“奘相”）。同一时期，为了让“皇后”、妃子不与庶民混在一起拜佛念经，土司又在“王宫”后院建一佛寺，叫做“贺信”（宫廷里念经受戒之寺）。紧接着，土司方仁、方作法又大兴土木，在有佛寺的地方大建佛塔，支持百姓送儿子出家当和尚，使佛教成为全社会的宗教。当时建的佛塔有五云寺以西的广母罕（金塔）、菩提寺内的小塔，现在广母村的广母岗勐（地方中心之塔，广母村由此而得名），风平村的佛殿、佛塔。此外，芒市河河头大石拱桥，芒市东、南、西、北边的石桥，现在的树包塔，都是那时复修的，芒究水库后面的仙人洞也是那时开凿为佛地的。

这些佛寺、佛塔落成时，芒市第十五代土司方著凡执政，为佛塔加冕，于缅历一〇〇八年做了全芒市地区的大摆，赶了七天七夜。这时期，小乘佛教已进入整个傣族社会和家庭。有人甚至认为佛祖本身就是傣族。

清朝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5年），芒市土司方愈著执政时，又建了法帕尖山的佛殿、佛塔。方愈著之兄方愈彰死后，为了超度亡灵，其妻在现在州招待所以西建了一座佛塔、傣名叫“广母咩埋”（寡妇塔）。与此同时，遮放也建了一些佛寺、佛塔。抗战胜利后三年（一九四八年），芒市末代土司方御龙又在芒市以东三公里处的山腰上修建一座佛塔。据解放初期统计，潞西县共有佛寺一百四十个，佛塔十二座，主寺佛爷八人，中级佛爷七十五人，和尚二十六人，尼姑十九人。

佛教在潞西的最大的兴盛事要算一九五六年迎送佛牙的活动。中国保存的舍利佛牙送到缅甸，朝拜以后，佛牙回到昆明。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日又从昆明迎送到芒市，中国佛教协会郭鹏居士护送佛牙到芒市。佛牙在芒市停放的一个月当中，每天有数万人朝拜，其中有全州各县的佛教徒，也有缅甸、泰国的友人。朝拜的人多，把菩提寺大楼的承重梁压垮了几根，人也有受伤的。迎送当中，人们用白布、衣物和包头为佛牙铺路，盛况超过了方著凡的大摆。

十年动乱当中，党的宗教政策遭到破坏，佛寺、佛塔多被损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截止1988年底，潞西县重建了一百一十三座佛寺，六座佛塔，已有二佛爷十六个，和尚二十四人，尼姑六人。为了提高佛教理论水平，州佛教协会于一九八八年底在芒市举办

了巴利语系佛学班，培养了二十五名和尚，为德宏今后创办佛学院打下了基础。

(二)

小乘佛教在潞西分为摆奘、佐底、朵列、润(分为润棒、润寸)四大派。摆奘和润的信徒较多，信徒约占傣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信徒们承认，已出世的佛有二十八尊，最后一尊是释迦牟尼佛(哥德玛)，未来的佛是阿丽美帝亚，所念的经都是统一的三规、五戒、八戒、十戒。他们认为，人要生存下去就离不开信仰、劳动、生产，都会有意无意地伤害生命。由于当时的土司积极支持，这一派与土司政权结合较紧。他们的佛寺活动带有官方性质，而且欢迎任何派别的朋友参加，所以所做的佛会(赶摆)比任何派别都隆重，几乎是全民性的。芒市的中华寺，风平佛殿，法帕尖山佛殿，每年都轮流赶全地区性的大摆，摆大棒，有时赶三天，有时赶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鼓声震天，土司还在摆场上组织赛鼓、赛歌、游谜城等活动。到了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想改土归流，土司为了少离开他的府第，把三处轮流赶摆集中在中华寺一处进行。各派佛教徒都参加，土司拨专款作伙食补助。

各教派都认为，当和尚就要献出终身，如果还俗，也要有一技之长，进佛寺当和尚等于进了学校。

为什么叫“润棒”、“润寸”呢？据了解，傣语“棒”是荒野，“寸”是园地。“润棒”、“润寸”由此而得名。至今，润棒派给小和尚披袈裟仍在荒野举行仪式。

(三)

小乘佛教是由印度经斯里兰卡、东南亚各国传入潞西县